

<<倾听底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倾听底层>>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7092

10位ISBN编号：7549507090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于华

页数：3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倾听底层>>

### 内容概要

《倾听底层》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

经由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和二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作为个人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得以建立联系，我们也可从中获得作为一种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的洞察。

<<倾听底层>>

作者简介

郭于华，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关注社会，主要著作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及《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论文多篇。

<<倾听底层>>

书籍目录

苦难的力量（代序）历史是如何书写的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骊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骊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改换生存方式的冲动：中国农民非农活动的文化意义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广东省外来农民工调研报告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不适应的老人：两种意义系统的冲突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社会变迁中的儿童食品与文化遗产“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 &lt;&lt;倾听底层&gt;&gt;

## 章节摘录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丝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

多年来的访谈和研究工作已使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人，不可以随意地消失！

历史，不可以轻易地被遗忘！

而历史和现实却一再地告诉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是作为工具而存在都不会、不必留下历史。

普通老百姓在统治者眼中一直就如同沙石泥土、蝼蚁草芥，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工具。

普通人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恰恰因为他们是工具，而工具是不必留下使用记录的；工具甚至还不如统治者钟爱的豪车宝马、宠物珍玩。

应作为根本的人在历史中消失了，只作为统计数字而存在；在统治的视野中也消失了，只作为工具而存在。

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也让我更加确信，每个有可能记下自己的、家庭的、他人的历史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苦难在普通人的生存中是主要的内容，在苦难中生存也获得一种力量，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有意识地忘却历史特别是苦难的历史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技术，与之相对应的权力技术则是加强幸福的感受和记忆。

难道不是吗？

我们屡屡看到，幸福感是可以制造的，微笑是可以练习的。

难怪有人感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研究还是一种探索，其间充满了从思想到方法的种种挑战与困境，也同样不应忽视对历史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思考。

正如布迪厄所特别强调的，“如果进行沟通交流，没有什么比同时关注从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生发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真实也更切实的方式了”（Bourdieu，1999，p.607）。

具体而言，在口述历史的尝试中，研究者与读者在面对当事人/亲历者的讲述时，位置应该是同样的；这就是说，读者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研究者的分析、解释，而且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阙。

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

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的评判。

而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

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

口述历史如同文字历史，当然也是一种建构，但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建构，也是符合生活逻辑

## <<倾听底层>>

的建构，是不违背常识常理的建构。

而且不能因为文字历史也同样是一种建构而不顾其真实性--本质的真实。

苦难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讲述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的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生活故事。

正是由于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由于“苦难的社会性”，个人讲述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

这也是个体性的“苦难的讲述”能够成为历史的原因所在。

而以往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讲述通常被淹没、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

……

编辑推荐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丝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

如果我们能够像郭于华教授一样，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